

明清笑話中的身體與情慾：

以《笑林廣記》為中心之分析**

黃克武 李心怡*

摘要

本文以清代遊戲主人所編《笑林廣記》為本，探討笑話所透露的身體觀與情慾世界。諧謔式表達在理論上不受社會規範的箝制，因而大膽觸及一般論述中所罕言的身體部位與情慾活動。作者認為本書呈現之心靈世界是由作品的創造者、編寫者、出版者與讀者共同塑造。此一世界雖經過折射、扭曲，不完全對應社會真實，但仍可幫助我們認識明清時代人們心態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笑林廣記》採取戲謔的語言，調侃、操弄身體器官與情色活動來博君一粲，同時並勾勒出一理想境界以為寄託。表面上，這些情色笑話充滿歡笑，然而細究其內涵卻有深沈的哀傷、焦慮與恐懼，憂喜交織形成文本中令人思索沉吟的一個特殊面向。明清時期這類諧謔作品發揮了狂野的想像，挑戰世俗禁忌，此現象類似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所說的「狂歡節話語」，把「肉體的低下部位」和「肉體的物質性原則」提得很高，因而展現了大眾文化的顛覆性格。巴赫汀的「狂歡節話語」在某種程度內與《笑林廣記》所展示的表達策略與價值取向非常類似，然而《笑林廣記》卻不具有太多的革命性：作品中所表達的仍是一套與當時禮教配合有關「健康」、「美麗」與「正常」的價值觀念。這些情色笑話所扮演的似乎是社會「安全瓣」的角色，人們藉著逾矩的言談，適度地紓解內心的張力以維繫現實的秩序。

* 作者黃克武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心怡係同所約聘助理。

** 本文係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子計畫「明清諧謔文學中的情色與倫常」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國防醫學院劉仲冬教授、政治大學黃志民教授與匿名審查人指正，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關鍵詞：笑林廣記、身體觀、情慾、笑話、巴赫汀

一、前言

一位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耶穌形象的學者指出：藝術史家往往忽略當時藝術品中耶穌的男性性器官。因為主流的論述模式都從精神、理想的面向探索其意義，忽略了感官體驗，因而對性器官視而不見。¹這樣的反省與近年來對於「身體歷史」的研究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學者強調，人類的身體並非普遍的「自然」物件，與身體相關的情緒反應也非亙古不變，而是受到文化、社會因素的形塑。因此，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在不同文化與時空脈絡之中有關人們身體與情緒的經驗，以及對於身體、情緒經驗之表述特點。²

中國史領域中，身體歷史研究仍在起步階段。有些學者從理論層面思考此類研究究竟應採取「perception」(感知)抑或「representation」(再現)研究取向，³也有學者開始從文學史、宗教史、醫療史、體育史、性別史等角度從事研究。⁴本文嘗試以《笑林廣記》一書探討明清笑話的身體觀與情慾世界。

《笑林廣記》為清代遊戲主人(生卒不詳)所纂集，乾隆年間有刻本出現。⁵本書蒐羅數百則短篇笑話，大半是收錄自馮夢龍(1574-1646)的《笑府》，也有部分取自李贄(1527-1602)的《笑倒》、石成金(卒於乾隆初年，年八十餘)的《笑得好》、《李卓吾評點四書笑》(編者不確定)與鄧志謨(1559-?)的《洒洒篇》。遊戲主人將採集來的笑話略作潤飾、更改以增加趣

1 Leo Steinberg, *The Sexuality of Christ in Renaissance Art and Modern Obliv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2 請見 Roy Porter, "History of the Bod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06-232. Caroline Bynum, "Why All the Fuss about the Body? A Medievalist's Perspective,"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e Tur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241-280.

3 費俠莉，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新史學》，10：4(1999)，頁129-141。

4 如《新史學》，10：4(1999)為「身體的歷史」專號，收有多篇文章。

5 本文採用的版本是《笑林廣記》(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本書係採取1938年上海汪鶴記石印本，重新排版而成。以下凡引本書不另加註，僅將頁碼附於文末。

味後成書，⁶並在當時廣泛流傳，直到 20 世紀也多次再版，是中文短篇笑話的經典之作。

此一笑話集有幾項重要特點：

1. 現實性很強，絕大多數都是取材於市井生活片段，偶有擬人化書寫，但少有超現實的想像。

2. 階層屬性方面，故事主角多半是市井小民，如剃頭匠、⁷裁縫、船夫、樵夫、妓女、戲子、塾師、江湖郎中、小吏、僧尼、乞丐、或「閒漢」等，其中偶爾提及下層仕紳，多將之視為嘲諷的對象。這似乎顯示本書所收的笑話產生、流傳於庶民生活中，由識字者抄錄、編輯而成。當然，其中或不乏菁英階層創造書寫的部分。

3. 性別方面，男性中心觀點的笑話明顯居多，也有一些笑話並不具特殊的性別視角，為男女皆宜。甚至，還出現由女性嘲弄男性，或抗議兩性不平等的笑話。

4. 族群方面，有少數諷刺滿州人以及西部少數民族的笑話，似可反映本書為漢人價值觀的笑話集。⁸此外，笑話內容全無西方文化的衝擊，亦無現在流行的國際笑話。⁹

5. 地域方面，色彩並不明顯，僅極少數笑話的關鍵字須以方言發音，並有數則嘲諷蘇州人，及山東人與蘇州人對話之作。¹⁰

6 趙景深，〈中國笑話題要〉，收入楊家駱編，《中國笑話書》（臺北：世界書局，1985），頁 525。有關《笑府》與《四書笑》兩書可參閱黃慶聲教授的重要研究，馮夢龍《笑府》研究，《中華學苑》，第 48 期（1996），頁 79-149；論《李卓吾評點四書笑》之諧擬性質，《中華學苑》，第 51 期（1998），頁 79-130，以及“Jokes on the *Four Books*: Cultural Criticism in Early Modern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8)。此外另一篇有關《笑府》的文章，為 Hsu Pi-ching, “Feng Meng-lung’s *Treasury of Laughs*: Humorous Satire o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4 (1998), pp. 1042-1067.

7 《笑林廣記》中稱為「待詔」，待詔原指等待詔書頒布而後能擔任某一職位的官位候選人，宋元以後通稱有手藝的工匠，如修鞋匠、裁縫、剃頭匠等，亦有女待詔。

8 要尺 即關於滿人的「蠻橫」，頁 93。骨血 是有關穿「羊皮襖」的「西客」，頁 208。

9 「國際笑話」是指笑話主體是關於不同國的人，因為各國「國民性」的不同，而對同一事物或情景有不同的反應。

10 借腦子 諷刺蘇州人「奉承大老官」，又「無腦子」，頁 195。蘇空頭 則說「吳人慣扯空頭，若云買貨，他討兩兩，只好還一兩就是」，頁 288。兩企慕 是山東人與蘇州人彼此吹牛的笑話，頁 299。

6.內容方面，多挖苦、猥褻或顛覆邏輯思維之作。主要針對違反倫常、常識與常態之事，而不具有箴諫時政的政治意涵。此外也有一些令人感同身受的溫馨小品，使讀者發出會心的微笑。

明清時期的諧謔文本要如何來解讀，又透露出何種訊息呢？作者認為《笑林廣記》這類笑話反映出當時由生產者（包括創作者與書商）與消費者共同建構的心靈世界，¹¹ 它們不一定直接對應社會生活之實情，而是以扭曲、誇大、折射的方式，間接透露社會上流行的一些價值觀念。其所展現的心靈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跨越雅俗、公私、男女等界線，其中部分更延續迄今。

笑話文本因具有諧謔、幽默與「不算數」的性格，大膽觸及嚴肅論域所罕見的部分，甚至也針對宰制嚴肅論域的社會規範、經典，提出反省與批判。¹² 其中包括大量有關身體、情慾、倫常（多為不倫）的笑話，提供我們瞭解明清時期文化想像或士庶心態的重要內涵。此處所說的「明清」為一籠統的時間概念，指涉西方文化普遍影響中國之前的數百年，作者並不認為此一時段之內全無變化，而是企圖以宏觀的角度，探討特定文本之身體與情慾論述。

許多學者都同意黃色笑話有紓解、昇華內心焦慮與情慾衝動的功能，因而頗為真實地反映潛藏於內心的情色意識。¹³ 諧謔式表達相對來說是一個較為自由的場域，可以顯示人們心中深邃的感受。就此而言，明清笑話文本所建構的世界或可喻為一「前近代的網路世界」，集光怪陸離、荒謬詼諧之大全，而揭露出其他類型史料較少觸及的歷史面向。以下，分「情慾的身體」與「身體的情慾」兩方面來考察《笑林廣記》中一些身體、情慾的相關議題。

11 有關明清時代的印刷與消費文化，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大木康編，「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特輯，《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50：1（1991）；邱澎生，「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5：2（1992），頁139-159。

12 「嚴肅論域」與「幽默模式」的分野見 Michael Mulkay, *On Humour: Its Nature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一書，中文的介紹見黃克武，「近代中國笑話研究之基本構想與書目」，《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8期（1989），頁85-90。

13 見 Sigmund Freud,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trans. James Strach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6).

二、情慾的身體

情慾所帶來的歡娛與苦痛必須以身體為載體。《笑林廣記》包含大量對男女性器官，以及其他能引發性聯想的身體部分的描繪，並奠基於以猥褻、嘲弄來引人發笑的心理機制。猥褻事物在嚴肅論域遭到禁止，在幽默論域卻不受限制。因而在公共場域之中，人們透過對兩性器官與活動的論述，挑戰社會規範、發抒潛藏的性衝動，也滿足某種偷窺需求。再者，缺陷的身體以及器官的異常尺寸、功能等，亦為譏諷對象。

(一) 男性性器官

笑話文本對男性性器官有不同的表述方式，除了常見的「陽物」、「陽具」、「卵袋」、「卵」之稱外，還有「郎中」¹⁴「屨子」¹⁵「塵柄」¹⁶「琵琶」¹⁷「褻物」，以及將現代泌尿系統、生殖器官籠統結合成的「腎」¹⁸等不同的稱呼。書中對男性性器官著墨甚多，**觀相**則巧妙地運用擬人手法做出整體描述：

相士苦無生意，扯住人相，那人曰：「不要相。」相者一強之再三，只得解褲出具，謂曰：「此物倒求一觀。」相者端視良久，乃作贊詞云：「看你生在一臍之下，長于兩膀之間。軟柔柔而向東向西，硬繃繃而轟上轟下；遇妻妾而無禮，應子孫而有功，一生梗直，兩子送終。日後還有二十年好運。」問他有何好處，曰：「生得一臉好鬚鬚。」(頁101)

俏皮的擬人敘述中，明確指出其所位於之身體部位、外觀與特殊功能，並針對功能延續的展望做出長達二十年的預測，倍增娛樂效果。

還有陽具生出翅膀，隨時可以飛向美貌婦人的想像。但同時也考慮到真正實現後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卵生翼**則：

兄謂弟曰：「卵袋若生翅，見有好婦人便可飛去。」弟曰：「使勿得，別人家丁卵

14 見 好郎中 (頁83) 謝郎中 (頁84) 哭郎中 (頁84) 等則。

15 見 獨眼 (頁115) 軟硬 (頁199) 等則。

16 見 詠物，頁193。

17 見 娶頭婚，頁192。

18 見 嘉興人，頁272。

也要飛來個。」(頁 159)

除了外型與功能的描述和超現實的想像外，尖銳的比長論短和喜大憂小「尺寸」計較中，《笑林廣記》的世界，不分年齡與階級，將攸關男性自尊的性器官迷思——對於陽物大小與功能的在意，藉由最俚俗的笑語和嘲弄，予以揭露。此焦慮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以大為尚的陽具觀。贊陽物 則：

一人客於他鄉，見土著，問曰：「貴地之人，好大陽物。」土著者甚喜。(頁 134)

鄉人對「貴地之人，好大陽物」的讚美產生喜悅感，足見人們對大陽具的肯定態度。而理想中的男性性器官除了以龐然巨物為必要條件外，硬度也是極被看重的，漿硬 則：

一人衣軟，令其妻漿硬些。妻用漿漿好，隨扯夫陽具也漿一漿。夫駭問，答曰：「漿漿硬好用。」(頁 181)

從夫妻的親暱對話中鮮明表露出對「堅硬」的肯定與期待。而「巨」和「硬」兩種條件，也構成評鑑男性性器官優劣的準則，家當 則：

一婦有姿色而窮，或欲謀娶之，恐其不許，乃賄託媒人，極言其家事甚富饒，婦許之。及過門，見四壁蕭然，家無長物，知墮計中，輒大罵不止，怨恨媒人。窮人以陽物托出，豐偉異常，放在桌上，連敲數下，仍收起曰：「不是我誇口說，別人本錢放在家裡，我的家當帶在身邊，如娘子不願，任從請回。」婦忙掩面拭淚曰：「誰說你甚麼來？」(頁 135)

最令窮漢引以為傲的是擁有「豐偉異常」的巨大陽物，文本並藉由「放在桌上，連敲數下」的實際撞擊來證明其物之堅硬剛猛、美觀耐用，兼具視覺與實用價值。嫌貧愛富的新婚妻子亦以決意相隨肯定此種「家當」的可貴。

肚腸 則：

有未嫁者，父方小解，褻物為女所見，問母曰：「那是什麼東西？」母不便顯言，答曰：「掛出的肚腸。」女既嫁，歸寧。母愁婿家貧，勸之久住，謂其夫家柴米不足也。女曰：「人家窮便窮，喜得肚腸還好，就認些飢餓也情願。」(頁 135)

出嫁女兒的婚後生活雖然「柴米不足」，但仍能在對丈夫性器官和房事的高度滿意中，找到安於貧窮現狀的情緒出口——以性的滿足來平衡現實中其他的不圓滿。由前兩則笑話敘述，透露出擁有巨硬陽物的男性除了可以常保自信、維持尊嚴，更因能長征耐戰而有助於夫妻感情的維繫。

相反地，陽具藐小、不舉，或舉而不硬者則深自困擾，成為笑話中極盡

嘲弄的對象。 當郎 則：

一婦攬權甚，夫所求不如意，乃以帶繫其陽于後而誑妻曰：「適因其用甚急，與你索不肯，將此物當銀一兩與之矣。」妻摸之，果不見，乃急取銀二兩付夫，令速回贖，囑曰：「若典中有當絕長大的，寧可貼些銀子換上一根回來，你那怪小東西棄絕了也罷。」(頁 136)

由妻子寧可貼錢將「小東西」換取「絕長大的」直率反應裡，無情的暴露出自己身陽物在妻子心目中僅聊勝於無的悲哀。性器官除了以藐小為恥外，無法持久也是笑話中的諷刺焦點。 倭刺 則：

甲乙兩婦閒坐，各問其夫具之大小及伎倆如何，因不便明言，乃各比一物。甲曰：「我家的是鑊碗盛小菜。」乙問其故，甲曰：「小便不小，只是數目不多，極好不過四碟。」乙曰：「這等還好，不像我家的物事，竟是一把倭刺。」甲問其故，曰：「又小又快。」(頁 136)

兩婦各舉一喻來自況閨房內幕：乙婦舉倭刺為例，喻其夫在尺寸和耐力方面「又小又快」，並深感不滿。比早洩更嚴重的是陽痿、不舉， 忽舉 則：

有病痿陽者，一夜忽舉，心中甚喜。及扒上妻腹，仍痿如初，妻問為何，答曰：「我想要裡床去睡，借你的肚子上來過路。」(頁 188)

此則笑話尖刻異常地挖苦痿陽者，可見性器官和性功能缺陷所可能帶給男性自尊的打擊極大。

對於男性性功能的考驗還不僅止於此，除了先天長短與實力外，還須長期與時間賽跑，克服歲月積累下的老化現象，否則仍得受到嘲笑。 老娶 則：

一老人欲娶，媽媽見他鬢髮盡白，不肯嫁他，老者賄囑媒人曰：「同他夜夜有事，如一夜夜空，願賣五下。」媽許之過門。初晚勉幹一度，次夜就不能動彈，媽將老兒推倒，賣過五板，老者伏地不起，媽問何故。老者暗笑曰：「求媽媽索性打上整百，往後一起好算賬。」(頁 187)

下一則 抓背 也戲謔地暗示老人性能力的衰退，使抓背帶來的快感取代性愛的歡愉：

老翁續娶一婦，其子夜往竊聽，但聞呼快活，頻叫爽利，子大喜曰：「吾父高年，尚有如此精力，壽徵也。」再細察之，乃是命嫗抓背。(頁 133)

儘管曾經有過銳不可擋的風光往事，性功能的退化卻是衰老的普遍表徵，如同 老娶 中「討打算賬」的老人，在性活動中明顯表現吃力。譏諷

老人性功能退化的笑話在《笑林廣記》中還有許多，這或許是由於衰老為人生的必然經歷，具有普遍性。同時，藉笑話顛覆社會中受尊敬的長者形象，除能滿足因譏刺帶來的心理快感外，亦間接顯示出大眾對於歲月流逝影響身體機能的好奇預想及深沉隱憂。而飽受種種關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與老化危機而造成性能力憂慮的男性們，多半只得無奈的接受批評與責罰，或求助於壯陽食品、春藥及性具替代品謀求改善。其中較值得一提的是壯陽食品，例如「絲瓜痿陽，韭菜興陽」：

有客方飯，偶談絲瓜痿陽，不如韭菜興陽，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問兒，曰：「你『你』疑為贅字）娘往園裡去了。」問為何，答曰：「拔去絲瓜種韭菜。」（頁179）

陽具的勇猛表現不僅是男性關注的焦點，也是妻子的企望，因而取韭菜而棄絲瓜。另一則「鐵箍」提到除韭菜之外，大蒜亦有類似的壯陽效果，甚至可能有助女性陰部的緊縮：

夫婦同飯，妻問曰：「韭蒜有何好處？汝喜吃他。」夫曰：「食之此物，如鐵棒一般的。」妻亦連食不已。夫曰：「汝吃何用？」妻曰：「我吃了像鐵箍一般的。」（頁177）

以上可見飲食與男女之間的密切關係。¹⁹

（二）女性性器官

《笑林廣記》中出現之女性性器官名稱有：「屙」²⁰「陰戶」²¹「陰物」²²「牝戶」²³等，極符合源於市井的俚俗性格。另有戲稱為「趣穴」：

妻指牝〔疑為「牝」〕戶謂夫曰：「此物你最愛的，何不取一美號贈他？」夫曰：「愛其有趣，就名為趣穴。」（頁119）

性器官的特徵方面，「稍公」則：

稍公死，閻王判他變作陰戶，稍公不服，曰：「是物皆可做，為何獨變陰物？」閻

19 此一主題可參閱胡衍南，「食、色交歡的文本：《金瓶梅》飲食文化與性愛文化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0）。

20 見「屙打彈」（頁88-89）、「鬍子改屙」（頁104）、「吃白麵」（頁104）、「麻屙」（頁121）、「黑鬚少」（頁107）等則。

21 見「稍公」（頁96）、「水手」（頁97）。

22 見「稍公」，頁96。

23 見「栗爆響」（頁177）、「近趣眼」（頁119）、「止一物」（頁251）、「詠物」（頁193）等則。

王曰：「單取你開也會開，攏也會攏，又善搖又善擺。」(頁96)

雖然笑話是針對「稍公」(船夫)的職業而以「開也會開，攏也會攏，又善搖又善擺」數句做出形容，但仍透露出女性性器官異於男性強勢主動的衝撞風格，而具有一種因應迎合的特色。

相較於對男性性器官與性能力強大的要求，《笑林廣記》中對於女性性器官的評定標準有著舊不如新、鬆不如緊的價值判斷，並常將嘴部大小與陰部寬緊加以聯想。嘴不準 則：

婦人見男子鼻大，戲之曰：「你鼻大物也大。」男人見婦人嘴小亦戲曰：「你嘴小陰亦小。」兩人興動，遂為雲雨。不意男子物甚細而女之陰甚大，婦曰：「原來你的鼻不準。」男曰：「原來你的嘴也不準。」(頁176)

從「鼻大物大」、「嘴小陰小」的對應中，不難見出「物大」、「陰小」容易使人「興動」，並為人們所肯定的理想狀態，而陰物寬鬆者則不免受到嫌棄和諷刺。前文曾引的贊陽物 則對陰物寬鬆的譏諷顯然是以男性快感為中心所做的衡量，這對女性，尤其是年老者與寡婦，形成心理上的負擔。

(三) 體毛：鬚鬚和陰毛

除了男女性器官外，人體毛髮的笑話也具有非常豐富的性暗示，其中有關男性鬚鬚和女性陰毛的笑話尤多，兩者並經常結合在一起。

男性鬚鬚方面，通譜 則寫道：「有一人鬚長過腹，人見之無不贊為美鬚。」又 出鬚藥 則：「一光臉自覺無鬚非丈夫氣，持銀往醫肆，求買出鬚藥。」可知鬚鬚為男性氣概與魅力的重要象徵。無鬚者不僅因此缺乏自信，並試圖藉秘方以謀求改善，鬚鬚之於男性儀容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男性鬚鬚常與陰毛產生聯想，前引 觀相 則曾談到陽物「生得一臉好鬚鬚」，此外 揪豎毛 則：

一人對鬚子曰：「我昨晚夢見你做了官，旂傘、執事、吆喝齊發，好不威闊。」鬚子大喜。其人又云：「我夢裡罵了你，你就呼皂隸來打我，被我將你鬚鬚一把揪住。」鬚子云：「罵了官長自然該打，後來畢竟如何？」其人曰：「也就醒來，一手還揪住一把卵毛，緊緊不放。」(頁101)

女性毛髮部分則集中於陰毛的描寫。哈毛 則：

一人破家，與一妓相處數年。臨別，妓女贈得陰毛數根，珍藏帽中，時為把玩。一日，忽失去，遍尋不得，偶躡至街頭，遇一皮匠口含豬鬃縫鞋，其人罵而奪之：

「我用盡銀錢，只落得這兩根毛，如何偷來倒插在你口裡面！」(頁94)

被剃 則：

貧婦裸體而臥，偷兒入其家，絕無一物可取，因思賊無空過，見其陰戶多毛，遂剃之而去；婦醒大駭，以告其夫。夫大叫曰：「世上這等惡薄，家中的毛尚且剃了，以後連腮鬍子竟在街上走不得了。」(頁103)

由於生長在女體最私密處，哈毛 則中的陰毛成為娼妓對親密恩客的饋贈物，「見毛如見卿」顯示著兩人深刻的關係。而被剃 則中的誇張呈現，則見出陰毛之於人體諸多毛髮中的特殊私密性。

然而陰毛與鬍鬚有所不同，後者要多而密，唯恐不長；前者則怕太多、太密。這或許是因為中國春宮畫、豔情小說與《素女經》、《玉房秘訣》之類的房中寶典以為「其陰及腋下不欲令有毛，有毛當令細滑也」所建構男子尋覓之理想性交形象所致。²⁴ 大耳 則顯示陰毛太多時需要剃除：

一妓苦陰毛太多，為嫖客所厭，呼待詔剃之。(頁127)²⁵

陰毛變白時要用「烏鬚藥」染黑，怕有異味則可燻香。²⁶「鬍鬚」與「陰毛」在笑話中結合呈現時，亦深具性暗示。 罵鬚少 則：

鬍子行路，一孩戲之曰：「鬍子迎風走，只見鬍子不見口。」鬍子忿甚，揭鬚露口，指而罵曰：「這不是口，倒是你娘的尿不成。」(頁107)

吃白麵 則：

妓女曰：「片片碎剪，鵝毛空中旋。落在我尿毛上，好似鬍子吃白麵。」(頁104)

鬍鬚濃密、長已遮口的男性，在笑話中不僅未受到預期中來自他人的讚美，反被誤以為沒有嘴。然而，荒謬世界的倒置與錯亂還不只於此， 罵鬚少

24 如福田和彥曾指出：「在中國春宮畫上，很少有關陰毛的描寫，而且大部分的少女都是無毛、纏足、柳腰又嬌弱的型態，彷彿無毛與纏足，即是美女的象徵」，福田和彥編著，《中國春宮畫》(芳賀書店刊，出版時地不詳)，頁15-16。翟本瑞，〈中國人「性」觀初探〉，《思與言》，33：3(1995)，頁50-51。在明清豔情小說之中對女子陰物的書寫也多半是強調「豐厚無毛」或「略有幾根短毛」，見風月軒又玄子，《浪史》(臺北：臺灣大英百科公司，1995)，頁68、146。《玉房秘訣》等書雖作於唐代，然此類作品在明代仍有流傳，如明代出版之《素女妙論》即由古代文獻如《素女經》、《洞玄子》等編輯而成，R.H.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E.J. Brill, 1974), pp. 270-277.

25 「消息」是掏耳朵的工具。「這雙大耳」應指涉陰唇。

26 如 白鬚，頁109； 烏鬚藥，頁270。燻香陰戶見 煙戶，頁271。

中的「只見鬍子不見口」和「吃白麵」中的「落在我尻毛上，好似鬍子吃白麵」兩組文句加以對照，發現兩者所指涉的身體部位雖截然不同，但在視覺上彷彿產生了某種類似影像的重疊——同樣是由濃密體毛（鬚毛或陰毛）覆蓋下，所展現出若隱若現、可開可閉的孔穴（嘴或陰部）。笑話有意地將可公開展示、濃密遮口的鬍子，和私密高、覆於女性性器官上的陰毛，透過視覺上的雷同，加以並列與比擬，以產生挑戰禁忌的快感。

單純就視覺印象的對比便已相當逗趣，倘若再加上動態的肢體語言使各種體毛交錯羅致，則更加的紊亂。呵凍筆 則：

一人見春畫一冊，曰：「此非春畫，乃夏畫也；不然何以赤身露體。」又一人曰：「亦非夏畫，乃冬畫也。」問曰：「何故？」答曰：「你不見每幅上，個個鬍子在那裡呵凍筆。」（頁 100）

直縫橫縫 則：

北方極寒之地，一婦倚牆撒尿，溺未完而尿已凍，連陰毛結于石上。呼其夫至，以口呵之；夫近視而鬍者也，呵之不化，運氣亦結成冰。鬚毛互凍而不解，乃命家僮鑿開。分付曰：「看仔細了，下鑿，連者直縫的是毛，著橫縫的是鬚。」（頁 102）

前者以「個個鬍子在那裡呵凍筆」，呈現出春宮畫中性交或口交的動態活動；後者則藉著陰毛與鬍子的糾結纏繞，竟使類似口交的肢體動作荒唐地出現在光天化日的場合。

笑話透過以代表公開面的鬍鬚和私密面的陰毛對應，將慣於被隱蔽的私密部分透過對比而近於發窘般地凸顯，充分提供人們享受揭露和窺視的快感。

（四）被忽略的乳房

女性乳房以大為尚的標榜心態，似乎是 20 世紀之後才逐漸出現的風氣。傳統豔情文學雖不強調巨大的胸脯，但仍將「酥胸微露」、「酥胸已透」視為調情過程中男性目光的焦點。²⁷ 然而《笑林廣記》文本對於乳房與情慾的關連似乎不甚措意：針對女性乳房開展出的笑話僅有三則，醫乳：

一家請醫看乳病，醫將好奶玩弄不已。主駭問何意，答曰：「我在此仔細斟酌，必

27 如《金瓶梅詞話》（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3），頁 35，潘金蓮「酥胸微露」想要勾引武松。《肉蒲團》（中國古豔稀品叢刊第三輯，出版時地不詳）第三回的「玉樓春」一闕有「酥胸已透風流汗」的句子，頁 31。此外在《玉閨紅》（臺北：臺灣大英百科公司，1994）一書中則說張小腳「肥臀大乳，並無甚動人之處」，頁 324。

要醫得與他一樣幸〔『幸』疑為贅字〕纔好。」(頁85)

吃乳餅：

富翁與人論及童子多肖乳母，為吃其乳，氣相感也；其人謂富翁曰：「若是如此，想來足下從幼是吃乳餅大的。」(頁49)²⁸

大乳：

一婦人兩乳極大，每用抹胸〔似有漏字，或為緊〕之。一日忘緊抹胸，偶出見人，人怕而問曰：「令郎是幾時生的？」婦曰：「還不曾生育。」人問曰：「既不是令郎，你胸前袋的是怎麼？」(頁133)²⁹

三則笑話無法對當時乳房的審美做出系統的歸納，然就性慾激發的角度來看，僅「醫乳」則中大夫對患者乳房從事把玩的舉動，或與男性慾望的撩撥有關，但卻未對所謂「好奶」的條件做出較詳細的描述。

「吃乳餅」則闡明乳房極重要的哺乳功能。因此，或礙於授乳的母性天職，人們對其實用性的注重已掩蓋過審美眼光的可能關注，使乳房似乎成為兒童享用，而非夫妻調情的身體部分。

「大乳」則尤其有趣，「兩乳極大」的婦人不僅未受讚美與稱羨，反倒成為旁人「害怕」的來源，顯見在胸部普遍隱藏於抹胸背後的時代，豐滿並不是性感的象徵，反而因此帶來困擾。

附帶一提，《笑林廣記》並無有關小腳（或嘲笑大腳）的笑話，或因纏足在庶民階層並不普遍之故，文本中也未將之與性器官和性活動相提並論。³⁰

三、身體的情慾

《笑林廣記》中的男性與女性都是情慾表達的主體，其豐富的活動，形成一個感官世界的大觀園。分述如下。

28 此一笑話的主旨是嘲諷富翁臉如乳餅。

29 抹胸指女性穿在胸前的貼身小衣，又稱「抹腹」、「抹肚」或「兜肚」，見張金蘭，《金瓶梅女性服飾文化》（臺北：萬卷樓，2001），頁60-63。

30 在戲曲史料之中有一些歌頌小腳與嘲諷大腳的資料，如清中葉的俗曲集《白雪遺音》之中的「兩隻金蓮」是歌頌小腳，「久聞大名」則有「腳大臉醜，賽過夜叉」等嘲諷大腳的句子。見華廣生編，《白雪遺音》，收入馮夢龍等編，《明清民歌時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1-28a、1-18b。

(一) 自慰

自慰是本能慾望最直接的紓解方式，並且是正視自我慾望起念，並針對生理需求提供的宣洩管道。文本中關於自慰行為的笑話並不多，但卻也男女兼有。女性方面除了提到以手撫摸或使用假陽具——「角先生」之外，³¹ 最生動的要推 屎打彈 則：

一尼慾心甚熾，以蘿蔔代陽大肆抽送，暢所欲為。不料用力太猛，折其半截在內，挖之不出，漸至腫脹，延醫看視。醫將兩手在陰傍按捺良久，跳出彈在醫人面上，醫者歎曰：「我也醫千醫萬，從未見屎心會打彈。」(頁 88)

尼姑礙於教規限制無法享受男女間的性事，但仍捺不住慾望的糾擾而以蘿蔔代替陽具的方式自我滿足。男性方面，例子相對較多， 手氏 則：

一人年逾四旬，始議婚，自慚太晚，飾言續弦及娶後，妻察其動靜，似為未曾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驟然不及思，遽答曰：「手氏。」(頁 296)

本則提到未婚男性對於生理慾望的處理問題。在進入婚姻狀態前的成年男性早已有性需求，但礙於無法享有長期穩定且合法正當的紓解管道，只好以自慰的方式自我滿足。類似狀況也發生在 入觀 則：

有無妻者，每放手銃則以瓦罐貯精，久之，精滿攜出傾發，對罐哭曰：「我的兒啊！只為你沒娘，所以送你在罐（音同觀）裡。」(頁 224)

儘管以自慰尋求身心解放，或可暫時因得到滿足而回歸平靜，然而內心卻耿耿於缺乏長期伴侶的黯然失落，仍然只是治標不治本。另外，將傾發出的精液稱之為兒，並盛於瓦罐內保存，可見精液在男性意識中的重要性。

(二) 初夜的恐懼

男女間合法的性活動始於婚後的初次行房。新婚夫妻除了在態度與互動上較顯得青澀生疏外，妻子對疼痛所產生的預期恐慌亦成為心理上的莫大壓力。如 行房 則以文謔謔的幽默表達新婚之夜時的互動：妻子大呼「痛哉」，新郎卻說「渾身通泰」，反映了男女對初夜的兩極化感受：

一秀士新娶，夜分就寢，問於新婦曰：「吾欲雲雨不知娘子尊意允否？」新人曰：「官人從心所欲。」士曰：「既蒙俯允，請娘子展股開肱，學生無禮又無禮矣。」及

31 見 沒坐性，頁 66。角先生之材料以幼鹿茸角為最佳，硬中帶軟，粗細適中，故有此名。見劉達臨主編，《中華性學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頁 257。

舉事，新婦曰：「痛哉！痛哉！」秀才曰：「徐徐而進之，渾身通泰矣。」（頁60）

白果眼 則：

一女年幼而許嫁一大漢者，姻期將近，母慮其初婚之夜不能承受者，曰：「莫若先將雞子稍用油潤，與你先期開破，省得臨時吃苦。」（頁119）

母親認為處女之陰部因未經試煉而過緊，容易引起新婚之痛。初夜不但對女子來說充滿疼痛的恐懼，對男子而言，要成功地攻城掠地，也是一大考驗，試試看 則充分表露新郎性經驗不足的窘態：

新婦與新郎無緣，臨睡即跌打不容近身，即訴之父，父曰：「畢竟你有不是處，所以如此。」子云：「若不信，今晚你去睡一夜試試看。」（頁159）

男子的初夜憂慮還有擔心陽痿或陽具太小，由 娶頭婚 則表露無遺：

因握其物指示曰：「此名為卵。」女搖頭曰：「不是。我也曾見過許多，不信世間有這般細卵。」（頁192）

（三）寡婦的情慾世界

新婚的疼痛顯然遠不如喪偶所導致的身心衝擊。 咬牙 則提到婦女守寡的困難：

有姑媳孀居。姑曰：「做寡婦須要咬緊了牙根過日子。」未幾姑與人私，媳以前言責之。姑張口示媳：「你看，也得我有牙齒才好咬。」（頁191）

為紓解情慾與生活的需求，除了「與人私」，有些寡婦選擇再婚。這時，令她們擔憂的除了喪失處女身分、身價下跌外，還怕陰部過於鬆弛而難以取悅夫婿、維繫婚姻。 半處子 則：

有寡婦嫁人而索重聘，媒曰：「再嫁與初婚不同，誰肯出此高價。」婦曰：「我還是處子，未曾破身。」媒曰：「眼見嫁過人、做孤孀，那個肯信。」婦曰：「我實不相瞞，先夫陽具藐小，故外面半截雖則重婚，裡邊其實是個處子。」（頁170）

再醮 則：

有再醮者初夜交合，進而不覺也，問夫進去否，曰：「進去矣。」婦遂蹙蹙曰：「如此我有些〔疼〕。」（頁182）³²

32 此則亦見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笑》（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又程世爵，《笑林廣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5），再醮一則與此略有不同，「有娶后婚者。初夜交合。夫將那話放入。而婦不覺也。問夫曰。進去否。夫曰。早進去了。婦遂假蹙眉曰。怪不得我此時有些疼」，見頁37。

這些笑話展現出再婚寡婦欲從和諧的性生活開始，創造新生活。

(四) 龍陽與臀風：男性間的愛與慾

男性間的情慾關係，自古即有「分桃」、「斷袖」之例，其中「斷袖之癖」更成為指稱男同性戀的代名詞。³³ 在《笑林廣記》中則出現過「龍陽」、「男風」、「臀風」、「兌單」(特指兒童)等詞來指涉此種關係，其中以《戰國策》中憂慮失寵而泣下的魏王幸臣龍陽君之「龍陽」為稱的例子較多。³⁴

從文本的描述可見男性間性活動早在男童的遊戲即已出現。兌單 則：

兩童以後庭相易，俗云「兌單」是也。一童甚黠，先戲其臀，甫完事，即賴之而走；被美者趕至其家，且哭且叫，曰：「要還我，要還我。」其母不知何事，出勸曰：「學生不要哭，他賴了你甚麼？待我替他還你罷。」(頁202)

從「後庭相易」遊戲在此已約定成俗的以「兌單」的固定名稱，可推知此種活動在當時或已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撒精 則：

一人患疾病，醫曰：「必須用少男之精配藥服之，方可還原。」乃令人持器往覓；途遇一美童，告以故，童令以器置地，遂解褲向臀後撒之。求者曰：「精出在前，為何取之在後？」童曰：「出處不如聚處。」(頁201)

「童」，約指七、八歲至十餘歲間的男子，根據心理學者的研究，兒童期的孩子往往偏向發展同性間的友誼，加入同性的同伴團體，一同做事、遊戲，並分享感受和秘密。³⁵ 前述 兌單 則的兩童應處在兒童期年齡層，兩人互為同性好友的身份，後庭相易以分享彼此的隱私，雖然行為幾近於曖昧，但遊戲的成分仍十分濃厚，或不直接對應於「男同志」的關係。

隨著性徵逐漸發育成熟，青春期少年對性事逐漸產生好奇，這時「兌單」或因快感的產生而變化。撒精 則的描述中，肛門成為彼此間摩擦性器產生快感、發洩性慾的灰色地帶。但是，其中遊戲與洩慾的比重、友誼與情慾的微妙消長，便難以從簡短的笑話文本中獲得更多的釐清。

33 有關中國歷史上的男同性戀可參考 Bret 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其中第5章作者利用 Howard Levy 編譯的 *Chinese Sex Jokes in Traditional Times* 來討論傳統中國笑話中的男同性戀，見頁98-117。

34 劉達臨的《性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一書對男同性戀名稱的各種典故有詳細的說明，見頁576-577。

35 Johnson J.F. Christie 與 T.D. Yawkey 著，郭靜兒譯，《兒童遊戲：遊戲發展的理論與實務》(臺北：揚智文化，1992)，頁132-141。

此外，經由具同性戀傾向的他人加以刻意引導或騷擾，是另一個促使未成年男性體驗同性性經驗的管道。擠進 則：

一少年落夜船，有人挨至身邊，將陽物插入臀窟內，少年駭問曰：「何？」答云：「人多，擠了進去。」又問：「為何只管動？」答曰：「這卻是我不是，因此擦套哩。」(頁 202)

壽板 則：

有好男風，夜深投宿飯店，適與一無鬚老翁同宿，暗中以為少童也。調之，此翁素有臀風，欣然樂之際，因許以辦置衣打簪，問曰：「願問所欲何物？」答曰：「願得一好壽板。」(頁 203-204)

兩者皆為有意針對未成年「少童」的性騷擾行為。

笑話文本中，多數龍陽仍被要求納入婚姻關係中，娶妻後不免感到同性與異性性行為的差異。龍陽娶 則：

一龍陽新娶，才上床即攀婦臀欲幹，婦曰：「差了。」答曰：「我從小學來的，如何得差？」婦曰：「我從小來，卻不是這等的，如何不差？」(頁 200)³⁶

龍陽企圖以過去熟悉的方式來動作，受到來自妻子的狐疑。然其本身對異性的態度，文中卻並無著墨。婚後的龍陽是否能真正走入家庭、接受異性間的床第之樂，亦不可得知。襲職 則：

龍陽生子，人謂之曰：「汝已為人父矣，難道還做這等事？」龍陽指其子曰：「深欲告致，只恨襲職的還小，再過十餘年便當急流勇退矣。」(頁 202)

顯然，在雙性性行為並行的狀態下，龍陽仍無法割捨臀風的誘惑，而在結婚生子後繼續維持此種關係。從妻子角度而言，自難接受丈夫的龍陽之癖，男子之間的親密行為仍受人側目。齷齪 則：

夫狎龍陽，婦輒作嘔吐狀，謂其滿身屎臭，不容近身。至夜同宿，其夫故離開以試之，妻漸次接近，久之，遂以牝戶靠陽，將有湊合之意。夫曰：「此物齷齪，要把陰水洗他一洗。」(頁 180)

本則中，妻子擴大肛交之於人體排洩管道的聯想，主觀地認為丈夫滿身屎臭而刻意保持距離。此種始於視肛交為齷齪的看待角度，亦隱隱的意味著異性戀者對同性關係抱持不潔、噁心、異常與牴觸道德倫常的印象。倒做龜 則：

36 此則之中的婦顯然曾有性經驗，也可能曾有過同性間的親密行為。

龍陽畢姻後日就外宿，妻走母家訴曰：「我不願隨他了。」母驚問故，答曰：「我是好人家兒女，為甚麼倒去與他做烏龜？」(頁 203)

新婚妻子措辭強烈的視同性性關係為嚴重的非法淫行，因而譴責丈夫的「過失」，在想法上延續前則視龍陽為齷齪和骯髒的態度。許多學者表示中國歷史上對男同性戀的態度是開放而容忍的，³⁷ 此一觀點似乎仍有待斟酌。

相對於上述龍陽笑話，文本中全無女同性戀的笑話。在中國文獻中有關女同性戀（俗稱「磨鏡」）的史料非常少，僅筆記小說中留有數則語焉不詳的故事，如 二女同死、 姑嫂雲雨 等。³⁸ 女子同性關係笑話的缺乏或許顯示此一活動隱密性較高，鮮少受人注意，抑或有其他原因，值得深究。

（五）前戲的浪語：比喻式的調情

文本以異性間性活動的描述為大宗。男女間從慾望的激起到雲雨纏綿，有時頗為直接，有時則在表達上顯得含蓄。其中較有趣的一種方式是男女透過言語的暗示和比喻，傳達彼此在床第之間的想望。這些交流著意願與深層慾望的比喻和肢體語言，尤集中於女性主動求愛的狀況。 腳淘 則談到爭吵過後欲再次親熱的情景：

夫妻反目，分頭而睡，夜半妻欲動而難以啟口，乃摸夫腳，問曰：「這是甚物？」夫曰：「腳。」妻曰：「既是腳，可放在腳淘裡去。」(頁 179)

捉蚊蚤 則：

妻好雲雨，每怪其夫睡，伺原〔疑為「夫」〕合眼，即翻身以擾之。夫問何故不睡？曰：「蚊蚤叮人故耳。」夫會其意，旋與之交，妻既應遂，乃安眠。至曉，夫執其物而嘆曰：「我與他相處一生，意不知他有這種本事。」妻曰：「甚麼本事？」夫曰：「會捉蚊蚤。」(頁 172)

以肢體動作配合著「腳與腳淘」和「捉蚊蚤」等極為生活化的性暗示，婉轉地向夫婿表達做愛的需求。此種極為貼近生活日用的暗示和調笑，甚至包含了職業的特色。 水手 則是男性主動求愛：

船家與妻同睡，夫攙著其妻陰戶問曰：「此是何物？」妻曰：「是船艙。」妻亦握夫陽具問：「是何物？」答曰：「客貨。」妻曰：「既有客貨，何不裝入艙裏來？」

37 如 Bret Hinsch 即持此一觀點，見上引書，頁 162。

38 這兩則故事出自諸聯《明齋小識》與祝允明（1461-1527）《野記》。王溢嘉，《情色的圖譜》（臺北：野鵝出版社，1999），頁 299-300，曾引用這些故事來討論中國的女同性戀。

夫遂與雲雨，而兩卵在外，妻以手摸曰：「索性一併裝入也罷。」曰：「這兩個是水手，要在後面看舵的。」(頁97)

夫婦以船艙、水手與客貨為喻，作為相互調情的言語戲謔。沒坐性 則是以「先生」、「坐館」來比喻性活動：

夫妻夜臥，婦握夫陽具曰：「世人皆有表號，獨此物無一美稱，可贈他一號？」夫曰：「假者名為角先生，則真者當去一角字，竟呼為先生可也？」婦曰：「既是先生，有館在此，請他來坐。」(頁66-67)³⁹

(六) 胖子、矮子、盲人、呆子行房

關於性活動的笑話許多集中於身體或心理上較特殊的人，如胖子、矮子、盲子、呆子等。胖子方面主要是環繞著性姿勢的部分， 胖子行房則：

夫婦兩人身軀肥胖，每行房輒被肚皮礙事，不能暢意。一娃子云：「我倒傳你個法兒，須從屁股後面弄進去甚好。」夫婦依他，果然快極。次日見娃子，問曰：「你昨夜教我的法兒是哪裡學來的？」答曰：「我不是學別人的見當，公狗母狗是那般幹。」(頁110)

這是來自狗兒的靈感，採取後背姿式進行。 隸幹法 則：

一皂隸偉胖異常，「小的每到交合之際，命妻子斜坐一大高椅上，將兩足架起，自己站起行事，彼此緊湊，更無阻礙之患。」(頁111)

這是為避免肥胖之腹部阻礙交合而想出女方斜坐高椅，兩足架起，而男方站立的變通辦法。除了胖子以外，矮子與盲人因身體特徵與眾不同，亦成關注對象。 親嘴 則所嘲笑的對象是矮子：

一矮子新婚上床，連親百餘嘴，婦問其故，答曰：「我下去了，還有半日不得上來。」(頁112)

響不遠 則是摩想盲子之婦與人偷情的一幕笑劇：

盲子夫婦同睡，妻暗約一人與之交合，問曰：「何處作歡響？」妻云：「想是間壁，不要管他。」少頃又響，瞽者曰：「蹊蹺！此響光景不遠。」(頁115)

文本所嘲諷的對象不但是形體特殊之人，對於智能較低者也不放過，如 搨穿肚 則：

³⁹ 此則選自《笑府》與鄧志謨《洒洒篇》，而文字較接近後者，見黃慶聲，馮夢龍《笑府》研究，頁124。

一呆婿新婚，平素見人說男女交媾而未得其詳，初夜搯婦股，往來歷擬，久之，偶梗入牝中，遂大驚，拔戶批衣而出，躲匿他處。越數日，昏夜潛至巷口，問人曰：「可聞得某家新婦搯穿了肚皮，沒事嗎？」(頁148)

擦藥 則：

一呆子之婦，陰內生瘡，癢甚，請醫治之。醫知其夫之呆，乃曰：「藥須我親擦，方知瘡之深淺。」夫曰：「悉聽。」醫乃以葯置龜頭，與婦行事。夫從旁觀之，乃曰：「若無這點藥在上面，我就疑心到底。」(頁155)⁴⁰

上述笑話多半是以身體殘障與心智障礙者的性活動為主題，無論是胖子、矮子、盲人與呆子，在「正常人」的眼中，都屬於「怪誕」的一群，因而成為被嘲諷的對象。這些身心特徵同時也劃分出正常和異常的兩個世界。然而，此處與性相關的「異常者」顯然有選擇性。其他的身心「缺陷」如禿頭、駝子、聾子、近視、肢體殘障、瘋子等，其情慾生活在此未受到關注。

(七) 妻妾爭風

文本所描繪的兩性活動中，一夫一妻與有妻有妾的情況有顯著的不同。丈夫娶妾一事常令妻子不滿，然而多數的情況之中妻子並無法阻止丈夫娶妾，只得默默接受。妻妾間有時（特別是分居兩地時）能夠和睦相處、以禮相待，如同僚 則藉著「僚」與「屨」同音，影射二女的「共事」關係：

有妻妾各居者，一日，妾欲謁妻，謀之於夫，當如何寫帖。夫曰：「該用弟第二字。」妾問其意何居，夫曰：「同僚寫帖，皆用此稱呼做官府之例耳。」妾曰：「我輩並無官職，如何亦寫此帖？」夫曰：「官職雖無，同僚總是一樣（同僚〔屨〕）」(頁35)

較為常見的情況是妻妾爭風。妻妾相爭，對丈夫的性需索是其中極為重要的項目。除了藉性行為增加受孕機會以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性的獨佔也象徵著得寵與失勢的兩極待遇。因此，在妻妾共存的家庭中，性愛的分配成為雙方較勁的主戰場。公直老人 則：

妻妾爭風，夫又倦於房事，乃曰：「我若就那個只說我偏愛，今夜待我仰臥在床，看你們造化。此物向誰，就去與他幹事。」妻妾無言，各將陽物摸弄，一時興起，

40 鍾敬文指出「呆女婿」是笑話故事中很重要的一種類型，而其中一種愚昧的行為是「對於性行為的外行」，如絕不曉得有所謂性交的事，不知怎樣性交，與性交後產生對性的迷戀。見鍾敬文，*呆女婿故事探討*，婁子匡等，《呆子的笑話》（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5），頁4-5。

暨若桅杆。夫大笑曰：「你兩個扶持他成了公直老人，不肯徇私，我也沒法。」（頁184）

丈夫以勃起後陽具的指向決定臨幸的對象，雖然頗為荒誕，仍不失為任憑造化、維持公平原則的一項決定，妻妾間倒也無話可說。但在「願殺」則中的狀況卻有所不同：

妻妾相爭，夫實愛妾而故叱之曰：「不如殺了你，省得淘氣。」妾奔入房，夫持刀趕入；妻以果殺，尾而視之，見二人方在雲雨，妻曰：「若大怒是這等殺法，倒不如先殺了〔我〕罷。」（頁183）

同樣是妻妾相爭的狀況，丈夫為化解場面而故意作勢叱責妾。這場爭執儘管讓妻子佔盡了面子上的便宜，但由丈夫與妾在退場後的逕自雲雨來看，性愛賜予的恩寵是最終的評判。

有時妻子有御夫妙法，以與妾爭寵，「不往京」則：

一監生娶妾，號曰：「京姐」，妻妒甚。夫詣妾，必告曰：「京裡去。」一日，欲往京去，妻曰：「且在此關上納了鈔著。」既行事訖，妻曰：「汝今何不往京去？」曰：「毯也沒有一些在肚裡，京裡去做甚麼？」（頁42）

丈夫則要想盡辦法找藉口去妾的房間，「罰真咒」則：

一人欲往妾處，詐曰：「我要出去恭，去去就來。」妻不許，夫即賭咒云：「若他往，做狗。」妻將索繫其足放去。夫解索，縛狗腳上，竟往妾房，妻見去久不至，收索到床，適起，摸著狗背，乃大駭云：「這烏龜，我還道是騙我，卻原來倒罰了真咒。」（頁184）

總之，享受齊人之福的同時，丈夫必須將性行為做均等分配，才得以維持家庭成員間的和諧。妻妾爭風的笑話，在民國時期婚姻制度變更，廢除納妾制度之後，才隨之減少。⁴¹

（八）生育、兒女與性事

除了追求感官享樂，性活動更直接關涉生育與家族延續。明清時期由於

41 有關清朝的納妾制度可參考郭松義，〈清代的納妾制度〉，《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期（1996），頁35-62；定宜莊，〈清代滿族的妾與妾制探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6期（1998），頁75-108。在民國初年納妾雖受到輿論的譴責，但法律對之未作明確禁止，在判例與解釋例之中均承認納妾的法律效力，見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343-344。至民國36（1947）年才真正落實一夫一妻制度，視納妾為非法行為。

避孕措施不如今日普遍，⁴² 夫妻在行房後常須面臨生兒育女的人生重大課題，而生育的苦痛經驗深深地影響到婦女對性活動的態度。咎夫 則藉臨產婦女陣痛時的反應，凸顯出對房事又愛又恨的態度：

一婦臨產，腹中痛甚，乃咎其夫曰：「都是你作怪，帶累害我如此。」夫阿〔疑為「呵」〕止曰：「娘子省得你埋怨，總是此物不好，若莫闖了，絕此禍根。」遂持刀欲割，妻大呼曰：「活冤家，我痛得死去還魂，這刻才好些，你又來催命了。」（頁173）

不怕死 則詼諧地表現生育過後，苦痛隨之遺忘：

一婦生育甚難，因咎其夫曰：「皆你平素作孽，害我今日受苦。」夫甚不過意，遂相戒各自分床，不可再幹此事。妻然之。彌月後，夜間忽聞啟戶聲，夫問：「是誰？」妻應曰：「那個不怕死的又來了。」（頁174）

兩則笑話中的妻子皆因產痛而強烈排斥害己受孕的性交行為，並將過失歸罪於丈夫的性器官，除了埋怨，甚至不惜分床以保持距離。因痛楚而作出抉擇的態度看似荒謬，然而對新婚女性而言，懷孕到生產過程中的負面情緒，似乎要超過性生活帶來的歡娛。

生育對性生活所帶來更大的影響在於新家庭成員的加入，打破兩人世界的私密性。在此類笑話中，除了交歡雙方熱絡挑弄與投入外，也穿插了兒女攪局的演出。

由於空間的侷限和照料的方便，孩子往往與父母同房，而有機會似懂非懂的感受父母間親熱的「異狀」。噴兒 則：

夫妻將舉事，因礙兩子在旁，未知睡熟否。乃各喚一聲以試之，兩子聞而不應，知其欲為此事也。及雲雨大作，其母樂極，頻呼叫死。一子忽大笑，母慚而撻之。又一子曰：「打得好，娘死了不哭，倒反笑起來。」（頁171）

凍殺 則：

夫婦乘子熟睡，任意交感。事畢，問其妻爽利麼，連問數語，妻礙口不答，子在腳後云：「娘快些說了罷，我已凍殺在這裡了。」（頁171）

文本藉孩子介入時讓父母親受到打擾與感到尷尬的童言童語產生笑果，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對性活動被打擾的恐懼和私密性空間難以取得的窘況。

42 有關明清時期避孕與墮胎的討論，請參考李伯重，〈唐初至清中葉江南人口的變化——答陳意新 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中國學術》，2001：3，頁210-232。

(九) 兒媳與扒灰老——家庭中的逆倫之性

翁與媳姦謂之扒灰。此種亂倫行為在明、清律法中必須受到處斬的重刑。⁴³ 儘管如此，凸顯父子間既有血緣之親卻又進行背德的欺瞞，老子讓兒子戴綠帽的八卦衝突，成為種種逆倫關係中最受笑話文本所青睞的部分。

怕冷 則：

幼女見兩狗相牽，問母曰：「好好兩隻狗，為何聯攏在一處？」母曰：「想是怕冷。」女搖頭曰：「不是，不是。」母曰：「怎見得不是？」女曰：「前日大熱天，你和爺爺也是這樣，難道都是怕冷不成？」(頁180)

透過孩子似懂非懂的觀察，一段翁媳間曖昧而又隱密的扒灰情事昭然若揭。文本呈現出的翁媳互動關係有二類 謝媳 則屬於媳婦就範的狀態：

一翁扒灰事畢，揖其媳曰：「多謝娘子美情。」媳曰：「爺爺休得如此客氣，自己家裡那裡謝得許多。」(頁185)

另一種狀態是媳婦抗拒，並主動向婆婆求援， 換床 則：

一翁欲偷媳，媳與姑說明，姑云：「今夜你躲過，我自有處。」乃往臥媳床，而滅火以待之。夜深，翁果至，認為媳婦，雲雨極歡。既畢，嫗罵曰：「老殺才，今夜換得一張床，如何就這等高興？」(頁186)

媳婦因婆婆之助，得以巧妙避過公公的算計，而笑話中的高潮便落在老夫妻重逢於媳婦床上的尷尬對話。此種至親關係的兩對夫婦間，公公往往是主動出擊的侵略者角色，媳婦為委屈求全的配合者，婆婆則為糾察與制裁者。

國家機器對亂倫事件並不袖手旁觀， 拿訪 則：

一人作客在外，見鄉親問曰：「我家父在家好麼？」鄉親曰：「好是好，前日按院訪拿十二個扒灰，老尊翁躲在毛廁裡，幾乎嚇殺。」(頁186)

這裡透露出兒子為難的處境。為人子者既須顧及倫常與孝道的社會期許，又得無端地戴起綠帽，見挫於父母與妻子之間，真是情何以堪。而此種禁忌的、嚴重違背社會良善風俗的關係，為何卻卓然出眾於諸多形式的逆倫關係，在笑話世界中大受青睞呢？在文本中透露出這樣的訊息， 詳夢 則：

一作典吏者，有媳婦最善詳夢，適三考已滿，將往謁選，夜得一夢，呼媳詳之。媳問何夢，公曰：「夢見把許多冊籍放在鍋內熬煮，未知主何吉凶？」媳曰：「初選

43 瞿同祖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一書，根據明清時的律例指出「明、清律和姦期親及子孫之婦皆處斬」、「除強姦外，男女雙方皆同坐」，頁39-40。

一定是個主簿。」隔數日，公曰：「我又得一夢，夢見你我二人皆裸體而立，身子卻是相背的，何也？」媳曰：「恭喜！一轉就是個縣（現）丞（成）。」（頁 36）

從翁媳相背，一轉而為現成的釋夢邏輯當中，媳婦為家庭場域中最容易接近之非血親關係的異性，在某種程度上亦為最容易以長輩淫威予以勉強的對象。尤其在兒子離家或長期在外的狀況下，身為年輕女性的媳婦除了顯得弱勢，甚至亦有無法排遣的生理需求和心理無力感，亟需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援手。再者，由於雙方互為社會所認可的至親，即使在彼此建立曖昧關係之後，也較其他人選更能夠維持穩定而隱蔽的發展。

扒灰笑話牽涉到亂倫與生育的複雜情結，使家庭倫常受到挑戰。此一挑戰似乎長期而普遍地存在於明清時代的家庭生活之中，如 **毛病** 則：

一翁偷媳婦，不從，而訴于姑。姑曰：「這個老烏龜像了他的爺老子，都有這個毛病。」（頁 185）

雷擊 則：

有客外者見故鄉人至，問家將〔疑為「鄉」〕有甚麼新聞？曰：「某日一個劈震打死十餘人，都是扒灰老。」其人驚問曰：「家父可無恙乎？」答曰：「令尊倒倖免，令祖卻在數內一同歸天了。」（頁 187）

文中顯示祖父偷媳，父亦偷媳的家族傳承。這樣三代恩怨循環牽扯出更深層的惡作劇想像——「種」的問題。扒灰所引發出最誇張的事莫過於媳懷父種，如此一來祖孫三代間的真实身分與彼此稱謂便更有商榷與遐想的空間。⁴⁴

與扒灰類似的是偷弟媳或叔嫂私通。**整嫂裙** 則隱約透露叔嫂因生活上的親近，容易產生曖昧關係：

一嫂前行而裙夾於臀縫內者，叔從後面拽整之。嫂顧見，疑其調戲也，遂大怒；叔躬身曰：「嫂嫂請息怒，待愚叔依舊與你塞進去，你再夾緊如何？」（頁 283）⁴⁵

偷弟媳 則描寫一個偷弟媳的老人：

一官列任，眾里老參見。官下令曰：「凡偷媳婦者，站過西邊；不偷者，站過東

44 明清豔情小說《癡婆子傳》之中有一段詳細地描寫扒灰的過程，該書主角上官阿娜在與公公發生關係之後曾對他開玩笑地說：「未聞以子所鑽之穴，而翁鑽之者。假令鑽而有孕，子乎？孫乎？」她的公公則回答：他管不了「垂死之姑及浪蕩子」，見芙蓉夫人輯、情痴子批校，《癡婆子傳》（臺北：雙笛出版社，1994），頁 87。

45 這一則亦採自《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笑》。

邊。」內有一老人，慌忙走到西首，忽又跑過東來，官問曰：「這是何說？」老人跪告曰：「未曾蒙老爺分〔吩〕咐，不知偷弟媳的該立何處？」(頁187)

以上的笑話反映中國家庭中的亂倫行為似乎主要環繞著年長男子與無血緣關係的年輕女子之間的性關係，這與西方伊狄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亂倫關係形成明顯的對比，其中意涵值得玩味。⁴⁶

(十) 偷情紀事

走出家庭與道德的常軌，有另一個散發著異樣吸引力的背德世界，挑戰每個掙扎中的人性。偷情行動本身提供出的強烈刺激與廣泛聯想性，正是講求辛辣的笑話文本所不容錯過的主題。透過笑話反映出的偷情紀事，主角意外的是鮮少主動表達自我的女性，而其原因或是丈夫長期在外，或是被寫成是「本性多淫」。長期外出的丈夫自然是力圖防範，而受情慾驅策的妻子則是有上政策、下有對策。 扶荷花 則：

一師出外就館，慮其妻與人私通，乃以妻之牝戶上畫荷花一朵以為記號。年終解館，歸家驗之，已落無復有痕跡矣，因大怒欲責治之，妻曰：「汝自差了，是物可畫，為何獨揀了荷花？豈不曉得花荷下面有的是藕，那須來往的人，不管好歹，那個也來掘掘，這個也來掘掘，都被他們掘乾淨了，與我何干？」(頁74)

問兒 則：

一人從外歸，私問兒曰：「母親曾往何處？」答曰：「間壁。」問做何事，兒曰：「想是外公吃蟹。」又問何以知之？兒曰：「聽見說：『拍開來縮縮腳』，娘又叫道：『勿要慌我個親爹。』」(頁175)

從丈夫懷疑到防堵的過程，男性對戴綠帽的普遍性焦慮與憤怒使讀者很容易深刻感受到衝突狀況，並能立即感受到隔岸觀火、幸災樂禍的快感。另一種狀況則是妻子、姦夫與丈夫同時在場的情景。 奸睡 則：

奸夫聞親夫歸，急欲潛遁，婦令其靜臥在床。夫至，問床上何人？妻答云：「怪莫做聲，隔壁王大爺被老娘打出來，權避在此。」夫大笑云：「這死烏龜，老婆值得恁怕？」(頁156)

此類笑話藉著捉姦在床的強烈戲劇性、巧婦的掩飾與脫困和姦夫的倉皇逃離以製造笑料，凸顯出男人對於「做烏龜」的根本憂慮。

46 伊狄帕斯源於希臘劇作家 Sophocles 劇本中弑父戀母的故事，弗洛伊德用來說明兒童對異性雙親的愛慕與同性雙親的敵視。

(十一) 僧道也瘋狂

佛教以追求精神層次的超越為人生目標，主張抑制情慾。單純規律的同性僧尼團體往往予人清靜莊嚴之感，但在情色笑話無遠弗屆的想像中，不但呈現了出家人的情慾困境，甚至以清靜佛門為僧尼從事犯戒情事的場所。

幾世修 則完全顛覆尼姑的固有形象：

一尼到一施主家化緣，暑天見主人睡在醉翁椅上，露出陽物甚偉，進而對主家婆曰：「娘娘，你幾世上修來的如此享用？」主婆曰：「阿彌陀佛，說這樣話。」尼曰：「這還說不修。」(頁 227)

在和尚方面文本之中表述十分豐富， 陽硬 則：

或問和尚曰：「汝輩出家人，修煉參禪，夜間燭〔疑為『獨』〕宿，此物還硬否？」和尚曰：「幸喜一月止硬三次。」曰：「若如此大好。」和尚曰：「只是一件不妙，一硬就是十日。」(頁 217)

這位僧人每天幾乎都深陷慾海而無法自拔，無法從事清修與超脫的心靈成長。

和尚為了解決生理需求，自慰（即佛典所說「故出精」與「自出精」）⁴⁷一途自不在話下；此外大和尚可以小沙彌之後庭來取樂， 開葷 則：

師父夜謂沙彌曰：「今宵可幹一素了。」沙彌曰：「何謂素了？」僧曰：「不用唾者是也。」已而沙彌痛甚，叫曰：「師父熬不得，快些開了葷罷。」(頁 216)

祭器 則：

僧臨終囑其徒曰：「享祀不須他物，只將你窟臀供座上足矣。」徒如命，方在祭獻，聽見有人叩門，忙應曰：「待我收拾了祭器就來。」(頁 221)

在上述以寺廟與同性僧侶為主的的笑話裡，位居師父者，往往扮演著主動角色，以師命為號令，主導性活動的進行，並從中獲得發洩。居於徒弟位置的，則多為臀部的供應者，忍受勞苦地服務其師。於是，師授徒以藝，徒報師以臀，代代相傳而此風得以流傳在宗教場域中。笑話更進一步摹想當和尚與尼姑同宿一室的狀況， 掙命 則：

僧尼二人廟中避雨，至晚同宿，僧摸尼牝戶，問：「此是何物？」尼曰：「是口棺材。」尼摸僧陽具，問：「此是何物？」僧曰：「是個死和尚。」尼曰：「既如

47 在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都監，《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之中有許多例子，如卷 21 第 4 誦之一，頁 157 之 2，有「汝不得故出精」。

此，我把棺材布施他裝了。」僧遂以陽物投入陰中，抽提跳躍。尼曰：「你說是個死和尚，如何會動？」僧笑曰：「他在裡頭掙命哩。」(頁192)

彼此以獨特宗教式言語調情，並回復至孤男寡女的身分，在寺廟內犯下破戒勾當。笑話對僧人形象的挑戰與破壞還不止於此，宿娼則中，和尚在寺內玩弄小沙彌、在寺外嫖妓：

一僧嫖院，以手摸妓前後，忽大叫曰：「奇哉奇哉，前面好像尼姑的，後面的宛似徒弟。」(頁223)

又小僧頭則，主角不但嫖妓，更藉著上面的光頭與下面的「小頭」之範疇互換，來增加笑果：

一僧宿娼，娼遽拔其頭以就陰。僧曰：「非也，此小僧頭耳。」娼意嫌其小，應曰：「儘夠了。」(頁220)

從《笑林廣記》中呈現之僧尼形象，反映出人們對於出家眾處理慾念方面的好奇與誇張荒謬的臆測，進而造就出僧尼在笑話文本中的虎狼形象。

此外，也有關於道士的笑話。數量明顯較少，亦無道士與道姑勾結的故事。或是因為道教的情慾禁忌不似佛教森嚴，並視房中術為修煉之一環。⁴⁸然而道士形象仍不免受到揶揄，如屎殼則講道士偷人：

一道士與婦人私，正行事，忽聞其夫叩門，道士慌甚，乃棄頭上冠子在床而去。夫既登床，摸看道冠，問曰：「此是何物？」婦急應曰：「此是我退下的屎殼。」(頁224)

僧道爭兒 則是和尚與道士共偷一寡婦：

有僧道共偷一孀婦，有孕。及生子，僧道各爭是他骨血，久之不決。子長，人問之，答曰：「我是和尚生的。」道士怒曰：「怎見得？」子曰：「我在娘胎裡，只見和尚鑽進鑽出，並不曾見過道士。」(頁223-224)

(十二) 妓院春色

娼妓是極為古老的一項行業，在文本亦極為常見。笑話建構了妓女的刻板形象，首先是嘲弄妓女因接客無數而陰道寬闊，羨皮陰物：

嫖客往妓館，歸，妻問曰：「這些娼婦經過千萬人，此物皮寬，有甚好處而朝夕戀

48 劉達臨指出「道家崇尚房中術」，「在克伐愛欲方面，佛家要比道家走得遠得多」，《性與中國文化》，頁551、568。

他？」夫曰：「不知甚麼原故，但是名妓越接得客多，此物越好。」妻曰：「原來如此，這也何難為，甚不早說？」(頁 204)

嫌口闊：

一少年嫖妓，嫌妓口闊，因述俗語云：「口闊屎兒大。」妓即撮口罵曰：「小猢猻。」(頁 205)

儘管如此，娼妓也確實為客人帶來歡笑，歡宴場面的巧妙對話層出不窮。此處較多的例子出現在下層仕紳與胥吏的狎妓：打丁則，生員與監生以「祖制免丁」的藉口，與「白丁」的自我調侃產生的雙關語，想要不付費：

一人往妓院打丁畢，妓牽之索謝，答曰：「我生員也，奉祖制免丁。」俄為又一人至，亦如之。妓曰：「為何？」答曰：「我監生也。」妓曰：「監生便怎樣？」其人曰：「豈不知監生從來是白丁？」(頁 44)

鬻門則，在二秀才與妓女的對話之中，將儒家經典、鬻門（學校）和妓女的月經、紅門，因發音相近而相聯繫，產生雅俗並置的幽默感：

二秀才往妓家設東敘飲，一秀才曰：「兄治何經？」曰：「通《詩經》。」復問其次，曰：「通《書經》。」因戲而問妓曰：「汝通何經？」曰：「妾通月經。」眾皆大笑。妓曰：「列位相公休笑我，你們做秀才都從這紅門中出來的。」(頁 56)

這些笑話都藉著流行於仕紳、胥吏的相關語彙（較雅的話語）和鄙俗的、與女性身體相關的話語相混淆，來製造笑果。

妓女與嫖客間也因長年相處、產生感情而互送贈品。麻屌則的嫖客意猶未足，要索取「陰上之肉一塊」以為紀念，引起老鴇的不滿：

一客與妓甚蜜，臨別，謂妓曰：「恩愛情深，願得一表記，睹物如見腳面矣。」妓贈以香帕、汗巾俱不要，問曰：「所愛何物？」答曰：「欲得腳陰上之肉一塊。」(頁 121)

對嫖客而言，妓院亦難免遇到熟人，最尷尬的莫若父子意外相見，父多一次則有趣地展現一對妓館相逢的父子：

子好遊妓館，父責之曰：「不成器的畜生！我到娼家，十次到〔倒〕有九次見你。」子曰：「這等說來，你還多我一次，倒來罵我。」(頁 207)

也有兒子嫖妓，父親幫閒，然囿於禮教不便公開，子嫖父幫則：⁴⁹

49 「幫閒」在許多明清間的筆記小說都提到，他們誘導有錢的消費者，從事各種休閒娛樂活動。有關此一角色的分析見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共場域的開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 166-172。

有子好嫖而餓其父者，父謂之曰：「與其用他人幫閒，何不帶我入席，我既得食，汝亦省錢，豈不方便，但不可說破耳。」（頁206）

四、結 論

以上拙文嘗試以《笑林廣記》文本，一窺明清笑話中的身體觀與情慾世界。誠如上述，笑話反映的心靈世界並不對應社會真實，而是經過折射和扭曲的影像。這些暫時拋開禮教束縛的解頤之語，率直地提供一些在其他史料所甚少觸及的訊息，有助我們對明清時代「集體心靈」的認識。

文本所反映的集體心靈究竟屬於哪些人，是很難釐清的問題。或許可以假設這是由《笑林廣記》及圖像的創作者、編輯者、出版者與讀者們在反覆講說、閱讀中，共同塑造而成。此文本跨越雅俗、公私與性別的界線，代表明清常民生活中較流行的一些想法。

《笑林廣記》的文本觸及身體、情慾的現實面與理想面，採取戲謔方式面對現實缺陷，又誇大地建構一理想情境以為寄託。表面上反映人生中歡樂、嬉戲的一面，然細究其內涵，笑聲背後卻有深沈的哀傷、焦慮與恐懼，憂喜交織，形成文本中的一個特殊面向。其所展現的現實缺陷不勝枚舉，如男性的陽具短小、陽痿、不舉；女性的陰毛濃密、乳房過大、陰道鬆弛；身體的肥胖、矮小、殘障，以及面對老化所帶來的不便。而一個缺陷的身體更要面對情慾世界的各種煎熬：獨身者以手或器具解決生理衝動；異常體態者有性姿勢的困擾；新婚者面臨初夜憂慮（或是女子的疼痛，男子的不舉）；夫妻生活中亦有種種難題：親熱時缺乏私密空間、婦女生育的陣痛、男子擔心妻子的不貞、納妾者得做到雨露均霑；龍陽要面對妻子與外在世界的責難；媳婦面臨公公、叔伯的欺凌挑逗，兒子與母親則擔心父親是否有扒灰之癖；小沙彌要將「窟臀」上貢師父；妓女要忍受「口闊尻兒大」的嘲諷等。這種種的不圓滿自然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以諧謔態度來面對殘酷現實，一方面表達無奈，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以幸災樂禍、隔岸觀火的閱讀方式，紓解獨自面對生命缺陷時的苦痛。

笑話文本的心理治療也在勾勒一理想世界：建構豐偉異常的男性陽具、女性可在偷情時成功地矇騙丈夫、婆媳聯手制裁好色的公公，然而與缺陷之

事相較，理想狀態似乎只能使人短暫地忘卻造化的作弄。

笑話創造的自由空間不受社會規範箝制，大膽觸及一般論述中所罕言的身體部位與情慾活動。文本論述發揮狂野的情色想像以挑戰禮教禁忌，也滿足偷窺、意外感等心理情結。這一現象很類似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所說的「狂歡節話語」，把「肉體的低下部位」和「肉體的物質性原則」提得很高，「是對肉體感性慾望的正面肯定和讚美」；「將一元統一的官方語言所掩蓋和壓制的眾聲喧嘩現象昭然於眾」，並「讓溫文爾雅、矯揉造作的官方和精英文化尷尬」，因而展現了大眾文化的革命性格。⁵⁰ 這樣的描寫在某種程度內與《笑林廣記》所展示的傾向非常類似。

然而兩者的差異亦不容忽視。從《笑林廣記》文本來看（特別是以其嘲諷對象來看），雖然有與西方「狂歡節」笑話有類似的語言策略，卻顯然不具有太多的顛覆性。首先明清笑話的突破之處似乎只限於扮演社會「安全瓣」(safety valve) 的功能，以略為開放的言說空間，適度地紓解禮教對情慾的壓抑，藉此維繫現實秩序的運作。⁵¹ 這樣一來，情色笑話與禮教管束實有相輔相成之處。

再者，文本的表達亦直接肯定當時社會中有關「健康」、「美麗」與「正常」的主流價值觀念。例如文本無論對扒灰、私通、龍陽或嫖妓的嘲諷，其主旨不在肯定個體的感官慾望，而在支持以異性情色關係為主軸的倫理秩序；對於巨大陽具的讚美與陰道鬆弛的排斥則顯示「陽具中心」的性愛觀。換言之，《笑林廣記》的各種嘲諷是對固有倫理價值體系的捍衛，同時也是「正常人」（異性戀、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心智一般）對「異常者」的糾舉與規訓。

《笑林廣記》反映的心靈世界有其源於當時社會生活與知識結構的時代性。隨著時代變遷，此一心靈世界也有所嬗變，目前國人的心靈結構已與當時有所不同。在延續與蛻變的交織下，有些笑話仍然流傳綿延，另一些則已

50 請參閱 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劉康, 《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社, 1995), 頁 261-305。

51 Hsu Pi-ching, "Feng Meng-lung's *Treasury of Laughs*: Humorous Satire o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p. 1064.

不復存在，這一變化反映人們的身體觀念、性別意識，乃至「人觀」的改變。

身體觀方面，歌頌陽具豐偉、譏諷不舉的笑話持續不絕，擔心女性器官寬鬆的亦無斷絕。雖然泌尿科醫生大聲呼籲尺寸無關緊要，然而長期積澱的論述，使男男女女都擺脫不了長硬、緊縮的期許，與短小、寬鬆的自卑。至於鬍子的笑話似乎隨著蓄鬚者的大量減少已成絕響，鬍子與陰毛的對話也隨之消逝。女性乳房從邊緣進入核心，在波霸成為審美的新標準之後，「太平公主」、「洗衣板」與「飛機跑道」成為性笑話訕笑的重點。

情慾活動方面，雖然有關自慰、初夜、偷情的笑話獲得持續，然而其他方面的變化也不小。有關妻妾與扒灰的笑話因為婚姻、家族形式的調整，不再是重要的主題；「兌單」所呈現後庭相易的性遊戲笑話亦不復出現；孩子在性行為中鬧場一事也因為居住空間的變化和隱私的強調，較少觸及。此外譏諷胖子、矮子、盲人或呆子的笑話，雖然一直存在，但因身心殘障者人格逐漸受到尊重，這樣的的笑話也有所減少。此外近年來女權、妓權與同志運動的蓬勃發展，使得有歧視意味的笑話隨之減少，但另一方面也帶來反彈，開始嘲諷在街上呼喊「只要性高潮」的女性主義者。總之，民國以後傳統的影響雖持續存在，禮教的內涵卻已發生重大變化，以西方科學為主的知識系統、以個人為主體觀念、國族主義的強勢話語，和女權意識的抬頭等，改變了我們對身體的認知，以及對於「健康」、「美麗」與「正常」的定義，此後諧謔式的情慾表達也因而展現出不同的面貌。

**Joking About Sex and the Bod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Jest Book *Xiaolin Guangji***

Ko-wu Huang and Hsin-yi Lee *

Abstract

Using the famous Qing jest book *Xiaolin guangji* 笑林廣記 (Extensive Gleanings from the Grove of Laughter, ca. 1790) edited by Youxi Zhuren (Master of Playfulness, a pen nam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body and sexual desires in humorous litera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theory, humor may escape or defy social norms; therefore, the body and sexual desires become important topics in jok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jokes about the body, gender, and sexual behavior (including man-woman and man-man relations) in this book reveal an important aspect of people's mentality in Ming-Qing times. These "dirty" jokes made people laugh, but their laughter was mixed with sorrow, obsession, and the presumption that humor was the only tool with which to confront problems like incest and love affairs. Using wild imagination and the shock of sex, the creators of the "dirty" jokes challenged the established moral order and tested the boundaries of obscene behavior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henomenon was similar to the subversive mode of "carnival laughter" identified by Mikhail Bakhtin. Yet the jokes in this book did not have such a strong revolutionary

* Ko-wu Hua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 Hsin-yi Lee is an assistant at the same institute.

character. It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ody and sexual desires were by and large congruent with commonly accepted values placed on health, beauty, and normality in Confucian orthodoxy. They appear to have functioned as a “safety valve” which in the end only helpe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Keywords: *Xiaolin guangji* 笑林廣記, body, sexual desires, humor, Mikhail Bakhtin